

梅村家藏藁

梅村家藏藁卷第三十二

文集十

序六

古文彙鈔序

古文之名何昉乎蓋後之君子論其世思以起其衰不得已而強名之者
也先儒謂三代無文人春秋以降始有子產叔向用文詞爲功而莊周列
禦寇遂以名其家西京以下班班矣其時有古文尙書古文孝經者以六
書難字爲考正而已初非以其文名之也自魏晉六朝工於四六駢偶唐
宋鉅儒始爲黜浮崇雅之學將力挽斯世之頽靡而軌之於正古文之名
迺大行蓋以自名其文之學於古耳其於古人之曰經曰史者未敢遽以
文名之南宋後經生習科舉之業三百年來以帖括爲時文人皆趨今而
去古間有援古以入今古文時文或離或合離者病於空疎合者病於剽
竊彼其所謂古文與時文對待而言者也蓋古學之亡久矣吳郡蔣新又
吾友韜仲僉憲公之孫也刻其古文彙鈔成問序於余曰此吾祖所以教
於家者也願得一言以識勿忘余取其目觀之則自周禮檀弓家語以下

左國公穀國策三史八家之言皆在而其書不過數帙噫嘻是何其取之博而用之之約乎夫周禮河間獻王所得與儀禮同上之秘府然儀禮有逸經三十九篇已亡而周禮冬官一篇亦闕小戴氏增損禮書曲禮檀弓以下共四十三篇馬氏又益以月令明堂位樂記篇第苦其錯雜故論禮者以爲不如春秋三傳之爲全書然漢儒多尊公穀抑左氏至東京以後始顯而國語亦輔之以行名曰春秋外傳戰國策劉向所定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宋時再命儒臣訂定迺完夫士生於古學廢絕之後區區掇拾整齊於煨燼屋壁之餘亡者漸滅而不傳存者混淆而無次有識者咨嗟太息恨後生不見古人之大全良以此也詎肯厭遺經爲難竟又從而摘裂破碎之哉三史唯孟堅爲蘭臺定本史記已有闕文蕭宗所刪取者謝承袁山松諸家今已莫可參訂若夫韓歐大家之文後人尊而奉之業已家昌黎而戶廬陵然君子以爲元末諸儒所爲婆學者其於八家講求各有本原所當博稽以要其歸未可於尺幅之內規規而趨之也蓋讀書之難如此蔣氏自清流公以春秋起家余交於僉憲最深知能世其家學今新又年甚少才甚高將以其學游京師而刻所鈔以無忘先志

傳曰學猶殖也不殖將落新又之所殖不既多乎夫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司馬遷涉江淮探禹穴而世本楚漢春秋參之以訪求而後大備京師者文人學士之所集羽翼經傳之書在焉然則新又其繹於所已聞以進乎所未聞可也彼夫採摭舊藁之書豈足爲新又重哉余既慨世人之不悅學而新又好古又表揚其祖父之教有合於昔人讀書之大指乃因其請而敘以歸之云

梁水部王劍尊聞序

往余客京師好攬拾古人嘉言軼行散見於他籍流傳於故老者以增益其所未聞迺有笑余者曰甚矣子之勞也今以子一日之內出入禁闥公庭之論列私家之晤語誠筆而存之皆足以爲書迺必舉數世或數十世關遠而荒忽者整齊而補輯焉雖用意之勤其人與其事則固已往而不可追矣不亦難乎余心違其語退而爲歲抄日記有成帙矣久之朋黨之論作士大夫所聚訟而爭持者黑白同異糾紛屢雜既不足取信而飛言微辭咸目之以怨謗余之書雖藏在篋衍不以示人恐招忌而速禍則盡取而焚之未幾天下大亂公卿故人死亡破滅其幸而存如余者流離疾

苦精神昏塞或於疇人廣坐間徵一二舊事都不復記憶於是始悔其書之亡而不可復及也已水部眞定梁公慎可別十八年矣今年春再相見於京師出所著玉劍尊聞集以示余曰子爲我序之夫古之立言者取其講道論德用口語相傳授自典謨以降至於孔孟左丘明穀梁公羊諸書皆是也聖人不作諸子迭興乃務爲文章競著作假借緣飾不必其中之所欲言卽得失無攷正家乘野史則又屬之稗官史家之所不取遭兵火易世代散亡放佚百不一存免園之小儒據事直書罔識顧避病在僻陋而寡聞其稍有聞者忌諱疑畏輒逡巡勿敢出無怪乎書之不就可勝歎耶梁公之祖貞敏公爲名太宰大司馬致政里居者二十年自公爲兒童時習聞先朝掌故長而與趙夢白先生游先生一代偉人其緒言遺論可指數而述也旣而子弟位卿貳備法從出入兩朝百餘年來中外之軼事皆耳聞目擊若坐其人而與之言無不可以取信而公爲人又忼爽軒豁少年好畋獵聲酒馳逐燕趙之郊折節讀書官禁林被黨錮志氣不少挫歸所居雕橋莊杜門著述且十年家世貴盛修飭醕謹踰於素門寒士而聽其論辨則恢奇厯落滾滾不休噫公之書其本於爲人者如是是足以

傳矣余既論次是編而因以告後之人使知一書之成於斯世不爲無助
各宜愛惜其所聞遵公之所以得而毋蹈余之所以失也

宛平王氏家譜序

吾觀周禮大宗伯之職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服膺
之禮親兄弟之國而其屬小宗伯則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小史則奠繫
世辨昭穆蓋古者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而所以訓之敦睦使之親親
尊祖敬宗收族無侵凌悖亂之患者則皆大宗伯之事也自宗伯之職不
修而天下之人始有疎棄本支而視其至親無異秦越者於是乎常棣之
風微而角弓之刺作宗法之不講其害可勝道哉惟敬哉王公以碩德鉅
望爲時名卿且父子相繼爲大宗伯當世尤豔稱之推其孝友施於有政
旣以佐天子敦敘五典誠和萬民其於古宗伯之職已無不舉矣又念
始祖來自任丘以羈旅至京師再世滋大及公父子益貴盛不出長安國
門而躋崇班登副相此固與朝知遇之恩而非祖宗以來累世種德無
以致此使譜牒不修世系失序數典而忘其祖非所以闡揚先德昭示子
孫者也是故作爲家譜有名紀焉所謂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

者可考而知也有內傳焉自祖德以及壺儀凡嘉言懿行在人耳目者可述而志也有外傳焉蓋倣古內宗外宗之制以廣親親之誼詩所謂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者也吾聞王氏有姬姓有媯姓有子姓姬姓曰太原琅瑯京兆河間媯姓曰北海陳留子姓曰天水東平新蔡山陽中山章武河東汲郡其他共有四十餘望而唐室宰相表王氏十三人定著爲琅瑯太原京兆三族繇宋迄明公孤宰執不可勝數今宛平王氏方伯公由進士起家敷歷中外著有政績垂條布葉施及後人先生之爲斯譜自曾祖以前世遠無徵者甯闕而不書蓋昔人所謂膏粱盛門爵位蟬聯文才相繼者吾自有之春秋之義在乎傳信此其作書大指也夫京師者先王所以優禮元臣錫之湯沐而世家鉅室聚族而居焉者也成周之甘原鞏汜分卿士之采邑而長安鄠杜櫟陽公侯列邸相望其簋食有堂其薦饗有廟其教子孫有家塾然則王氏之遭風雲處輦轂子子孫孫弗替引之者豈獨爲其一家已乎觀於其譜而孝悌慈愛之心油然而生推之天下使人皆知愛親敬長彝倫攸敘而萬物靡不得其所雖古大宗伯之職所以佐王和邦國者盡在此矣公之爲意豈不深且遠歟先生辱與余游四十年當

其早歲擅名爲海內人士所推服迺蘊隆之久而後遇天之所以佑王氏而光大其堂構誠有非偶然者余晚與司空同事禁苑先生嘗過邸中相勞苦其交在紀羣之間王氏孝友敦睦之教余深知之故先生家譜成不遠三千里屬序於余而先生之壻陳君來貳吾州與余故有世誼其門第在王氏外傳中禮有之大臣三命以孝行著於州里鄉黨者兄弟親戚僚友執友以及交游備稱其慈弟仁信余雖不敏竊自附於交游之末而先生之孝弟在乎此書不可以莫之徵也爰述其意以爲之序

楊氏遺宗錄序

自後世宗法之不修而譜系不可復考其幸而生太平之世知所講求者蓋已鮮矣不幸而遭遇亂離越在草莽曠宗闕祀能復痛其旣衰而拯其將墜乎余年家聞州楊君爾緒諱繼生以鄉貢士司教吾州集州之子弟於明倫堂而告之曰爾亦知微福於天者之厚乎而不思愛敬禮讓以報之也生長江南不見兵革于于而居衍衍而食迺猶箕箒諄語擾鋤德色競其刀鎗而棄其姻戚是因生蕃齒殖狃安蹈習以爲固然而不知其德也余蜀人也家門崩析結禍於賊蓋顛白刃罹矢鏑無可紀極而破骸折

骨何所求索惟有西望長號頓首於邑而已求如諸生恩相援而愛相恤以恬嬉乎故國又胡可得耶於是聞者色動或爲之泣下皆知有楊先生之教云踰五年楊君遷去爲連江令出其亂後遺宗錄授余曰其爲我序之閩州爲蜀之西門踔遠險固其民得以保涪江走棧道在今日猶爲完郡其中賊禍也以視全川不及十五六而楊氏之宗所及已如此嗚呼何其酷也先王之世里有塾黨有庠日教民以父兄宗族孝友嫺睦之道有不率教者以法制訓齊之雖有強橫暴鷙之人猶可不至於禽獸以故盜賊之源息後世禮讓衰壞竊起卽其肺腑支屬數傳之後且不知誰何之人而相爭相奪之風日甚其究也嗜殺而好鬪屠肝碎腦斫人手足流血盈前而談笑自若以是爲樂而已矣而非先王之仁義禮樂漸滅殆盡而洪水蛇龍之毒中於人心不如是其烈也楊君流離奔竄之中能追溯本支以教吾州之子弟其爲令也又將推而及之於民欲以救厄運而化末俗可謂知所本矣若云楊氏之宗不至於隕越此猶其小者余故推其意爲之序焉

李貞女傳序

事有不見於禮經先王不以訓世而君子稱之以其過於制而合於道也
禮於人子之養親也雞鳴而起日入而息請席衽奉敦匭治餽飽潔滌隨
其事至煩且勤矣而獨於女子之孝不甚著內則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
蓋惟恐其不如父母也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先王垂家法於天下故於
其事父母則略言之而特舉婦德以爲訓女子之嫁也父母祝而送之其
得於舅姑貽父母令名不得於舅姑貽父母羞辱女子之事舅姑凡以孝
父母也舍事舅姑無以孝父母乎女子二十而嫁出於襁褓之中離於保
傅之手其去施衿結帨也近矣事舅姑之日長事父母之日淺矣然則有
終身不嫁以事父母者乎曰有之子之娶婦事宗廟繼後世也古之孝子
有不娶以養其親者矣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以孝子之心蹈不孝之罪猶
且爲之而女子無是也戚后之對齊使曰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乎撤其
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古固有不嫁之女矣而列女不書內儀不載異
常之事不可以教世而訓俗是以著其實於記而沒其文於經固未嘗不
深與之也今嘉禾女子李鳳以事父不嫁父病籲天感召靈藥有烏啣果
投厥鼎中飲之乃瘳年四十七以沒猶以不終養其父爲恨里人懼其後

之軌傳也謚之日李貞女屬余文序其事易曰女子貞不字不字其果爲貞歟有聘而不字者矣既納采問名以身許人矣而夫亡斷髮髻耳誓志不行此其爲貞從其夫言之也今李氏之志知有吾父焉爾斯可謂之孝不可謂之貞夫女子之事夫猶人臣之事君也得吾君而事之有死而無貳不得吾君而事之潔身守志其道亦有死而無貳也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男女有別自其爲女子而居室之倫已備斯可爲孝也而獨非貞歟

編年考序

編年者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歲此所謂編年也編年考之爲書者何以歲繫人以人繫事而日月不必考則不可謂之編年然以人之盛衰始卒貴賤賢不肖皆分繫之乎年雖謂之編年亦可也雲間沈坤僊氏實成此書其子麟字友聖以詩名則余友也友聖之言曰吾父名不出里巷躬耕十年而成此書顧請先生一言序其簡端且吾父嘗以謂麟曰吾之爲此書蓋以自警且教爾也吾見古人之生而神靈少而穎異則未嘗不發望爾之成也其或年未強仕位至三公揭節垂組立功立事則未嘗

不望爾之顯且有所建樹也若夫鹿裘帶索之叟或荷鋤終身或鈔書千
卷吾蓋以此自勗而默數其齒則吾固已衰矣麟也再拜受教今以遭時
不偶父子負耒長隱於田間而吾之壯盛日已過吾父之篤癯日已及將
其平生著述無以傳示乎來世願以是屬之先生余應之曰子知古人編
年之道乎夫紀載之存疑傳聞之失實未有不始於年者也三皇之前皆
萬有餘歲其言荒遠不經卽其後言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一以爲改元
一以爲紀歲則失之譌文王百歲武王九十五歲而謂文以五歲子武則
失之誣且以孔子之生年卒月而三傳史記所載已酉庚戌己卯之異其
年十月十一月四月五月之異其月己丑乙丑之異其日其不可考者一
也老聃莫知其所終或言百有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其不可考者二也
長狄桀如死于魯桓十六年而其兄焚如以宣公十五年見獲於宋相去
百有三歲其不可考者三也以家語按之伯魚之卒宜在顏淵後而論語
說謂在其前其不可考者四也夫春秋者編年之書也史記者繼編年而
作者也今以二書參互徵考而其譌舛乃至於此安知後之史家繼千百
年而作者其紀元年表無傳聞異辭者乎又安知名人鉅儒私門紀載弟

子傳述所謂年譜者其說果可盡信乎而沈氏獨能佃漁百氏錯綜萬家以成此書其道固非以爲編年也誠以書簡脫誤傳寫乖錯有見乎編年之難而特借一端搜羅考索以輔其所不及且又父子二人帶經而鋤窮居著書樂道不倦後之人考其年月孰謂是書之無所裨益乎余所以謂之編年者蓋以此歟其可傳也已

秣陵春序

客有問於余曰秣陵春何爲而作也自華山畿紀於樂府而幽婚冥媾歷見稗官後世猶疑其事今子之說非形非影爲有爲無此恢諧滑稽所不談而虞初諾臯所不載者也得毋迺誕之乎余笑曰是所謂夏蟲不可語冰知宋人之刻楮葉而不識木鳶能飛者也今夫阿房閣道鉅麗之極觀也咸陽三月劫灰具燼而海中有三神山以金銀爲宮闕二者吾不能定天下之居處鄭女曼姬嫺都嫺冶章華宮中十年不能望幸而巫山之神女高唐入夢得薦寢於君王二者吾不能定天下之美麗魚龍曼衍之戲西域幻人吞刀吐火而月中天樂紫雲一曲唐玄宗以玉笛吹之名曰霓裳羽衣二者吾又安能定天下之聲音哉彼夫文人才士放誕窮愁怨女

貞姬憂思鬱結倘今若有所亡恍兮若有所見杳矣冥矣縹緲無所不之
矣況乎侯王則陵廟丘墟妃主旣容華消歇蕭條乎原野寥栗乎悲風魑
魅之與隣狐兔之與居其平生圖書玩好歌舞戰鬪之娛雖化爲飄塵灌
莽不能有以磨滅也於是神僧異人從而取之以出其變化李少君之帳
中佛圖澄之掌上皆是物也而又何疑於余之說乎余端居無繆中心煩
懣有所徬徨感慕髣髴庶幾而將遇之而足將從之若真有其事者一唱
三歎於是乎作焉是編也果有託而然耶果無託而然耶卽余亦不得而
知也客迺聽然而笑曰善

梅村家藏藁卷第三十二終

梅村家藏藁卷第二十二

文集十一

序七

江南巡撫韓公奏議序

御史中丞蒲坂韓公巡撫江南之五載 天子旉錫公命進秩司空公自以幸得備位維是地方之得失閭閻之利病分條其所以興及所以革之狀 當亡幸聽其言得奉行弗墜以少道於闕失其副封與草藁具在手自哀輯得若干卷授其部民吳偉業序之偉業讀而歎曰 上之加勞公與公之盡心厥職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昔我 世祖章皇帝聽覽之暇命儒臣采經摭傳以撰集羣書無亦以後之人制度文爲鑒於前王之成訓罔或遺漏故不厭其多聞博物而義類之弘深也若奏對之體貴乎指事造實以通變而適用其理覈其文顯一切傳會繁曲之辭屏使弗進偉業每南苑夜直見諸公坐而假寐漏下三十刻中書猶捧督撫所上章奏以參訂 國書有徵文之疑互相爲之執筆彷徨看詳久而後定然則有事於數陳者可不慎哉詩曰維今之人不尙有舊書曰乃身在外乃心罔

不在王室當韓公之在京師宿衛忠正曉習文法佐太宰以贊邦治周官
所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其公之謂歟 天子器其能擢自帷幄
出典畿輔三命作牧四方具瞻公涖政浹旬固已赫然改觀矣無何有遷
擢江南之命先是江南山越未平崔符數起閩海巨寇闖入內地以誑誤
吏民當事者赤囊紛馳告變收捕之章又數從中下公至之日氛祲消而
奸宄息不動聲色用拊循彈壓以爲政向之所謂告急之書窮考之案則
皆無之顧以東南區區一隅賦稅居天下之半秦楚滇南閩粵之餉徵使
旁午奔命弗遑吳民戶賦而口歛鄉部書都鄙之版椽史掌邦國之貳調
發出納千條萬端郡邑守相日有要月有成趨辦不及卽鑄譙隨之發代
者拜除如流罷免者羈管不去雖有考課之法亦不得而施公能無焦心
極慮以求當世之長策耶昔有宋安撫大臣設上佐以勾管機宜文字主
者執凡治要而已今者職事巨細旬朔動以具聞其間 詔條赦令計簿
獄詞所當鈎稽而出入者節目繁夥不可億算唯公通達政體能周知乎
輕重贏縮之數而操綱紀以御之如游刃如洽絲如燭照而鑷解故有所
建白區處詳當體例精密深嚴之地朝拜夕可所司莫得而駁難焉論者